

从线上重回线下 年轻人接受文学的新方式

霍艳

近年来在新媒体上,有声书、短视频、在线课程、播客等不同形式重新唤醒了年轻人对于文学的兴趣。

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的再度走红。它以前只是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篇文章,但这些年通过一些综艺节目,年轻人重新认识了史铁生,这个在余华、苏童口中频繁出现的名字,被描绘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,他的豁达与乐观也对朋友们影响深远。生动的作家轶事经过短视频传播,获得了过千万的点赞,过去只出现在课本里的史铁生,一下子被新的媒介形式激活了,年轻人由此把熟悉的作品和鲜活的作家形象重叠在了一起。加上史铁生作品刚好符合了当下的时代语境,于是,史铁生成为网上很受欢迎的作家。在评论区里,年轻人齐刷刷地打下史铁生的金句,拍下书中段落,提炼出迷茫、苦难、乐观、慰藉等关键词,来映照着自己的生活。

年轻人在对史铁生产生浓厚兴趣后,也对故事的发生地——地坛充满了好奇。地坛不光是史铁生创作的灵感来源,也是他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,于是年轻人想要去亲自探访地坛,找寻史铁生的足迹。

就这样,在文学的指引下年轻人重新回归到现实生活。他们在地坛并非单纯的拍照打卡,而是对照史铁生提到的一个个细节,去找寻对应的位置,以文本对照现实。他们也会去见证作家间真挚的友谊。在地坛有两棵著名的树,一棵是“铁生的朋友莫言”认领的银杏树,还有一棵是普通人假借余华名义认领的梧桐树,年轻人在树下打卡,意识到文学创作不是个体的事情,而是一种情感的连结,能结交到一生的挚友。而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想要体验史铁生当年的感觉,他们坐在地坛长椅上,看那些熟悉的场景扑面而来,相敬如宾的夫妇、热爱唱歌

的年轻人、古老苍劲的柏树,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也与地坛融为一体。

文学正开始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指南。盛夏,上万《盗墓笔记》的读者来长白山赴重逢之约。在昆明,年轻人顺着汪曾祺《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》中写到的馆子、街道、风景,搜索求证。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方式,如学者李静观察到的:年轻人的文学阅读不再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劳动,还有着感官参与与身体感知的融合形态。文学不光可以被阅读、收听,还可以被收看、触摸,变成一种互动性身体体验。

当年轻人对文学的接受从线上回归线下时,作为文学发生的现实场景,它们是如何接住这波流量的?

年轻人讲求效率,希望在一个目的地达成观光、打卡、消费、交友、受教育等多种目标,从身体到精神均有所收获。于是地坛就尝试把年轻人的多种寻求融合起来。它重新启动了地坛书市,和过去主要吸引中老年人和文学爱好者不同,书市越来越向年轻人靠拢。年轻人对价格敏感,书市就发放大额优惠券,年轻人喜欢文创,文创就成为摊位的主打,史铁生的金句被制作成帆布包和树叶造型的书签。除了卖书,书市还准备了打卡、盖章、扭蛋、摇骰子、制作明信片等活动,增强年轻人的参与感。

在平时,地坛则注重加强氛围感的营造。公园北门开设了一家叫“我在地坛”的书店,里面除了售卖史铁生的著作,还有他一众好友的作品。店内没有WiFi和电源插座,就是希望读者能放下手机专注阅读。整个书店就正像史铁生那句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,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,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”。地坛也努力构建一种轻松的氛围。年轻人可以认领古树,这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,年轻人却发挥了史铁生般的幽默,有人

在侧柏的认领牌上写着“这就是一棵梧桐树”,有的认养者署名为“见此树请大喊欧耶”“AUU 您猜怎么着”,而地坛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了这些年轻人的话语,使得古树也成为一处景点。

长白山是《盗墓笔记》中一个真实而神秘的场景,承载着重要的十年之约。于是长白山不局限于观光,还提供给年轻读者一个共赴约定的欢聚场所。山脚的二道白河小镇被打造成小说里“痛镇”的模样,雪雕还原了云顶山宫和青铜门,小镇各种设施也都以IP元素进行装饰,开办稻米驿站为年轻人提供旅游服务和周边产品,还在书中人物十年之约的8月17日举办稻米音乐会和烟花秀。长白山将IP元素、读者情感与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有机结合,增强了年轻人的沉浸式体验。

文学接受的线下转移,不光使地坛、长白山从静态的历史古迹、自然风光,变成动态的、沉浸式的文化空间,还有一些地方也围绕经典作品建造了新的沉浸式文化空间,受到年轻人欢迎。

在网上,不管是视频二创、文本解析还是同人文,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绕得开《红楼梦》这部经典。于是河北廊坊打造了一个《红楼梦》主题的沉浸式戏剧公园,采用移步异景、迷宫幻境的景观设计理念,融合情景装置艺术与舞台沉浸技术,通过21场跨越时空的戏剧演出,让游客深度体验《红楼梦》的文化精髓和东方生活方式美学。

和上世纪80年代为再现《红楼梦》大观园的景观建造的北京大观园不同,“只有红楼梦·戏剧幻城”主打与原著的交互体验,除了能打卡拍照,还能以沉浸式戏剧的方式和《红楼梦》的人物产生情感联系;同时围绕《红楼梦》百年来的读者接受,从不同年代的真实生活场景出发,以《红楼梦》为引子,穿越时空,上演

一幕幕关于《红楼梦》读者的故事。这种模糊了现实与梦境、真实与戏剧的形式,不光让年轻人体验到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深刻含义,也让他们不再充当看客,而成为见证者和剧中人。

当年轻人借助文学从线上返回线下时,还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。当他们带着对文学的体悟,身处在一个诗意环境中,内心里积淀的情感也被悄然激活,开始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

年轻人通过阅读史铁生,追寻史铁生,然后也变得和史铁生一样,拥有了一双能在寻常生活发现不寻常的眼睛。在地坛有一处特殊的景点,就是被年轻人所开掘。此处名为“地坛的海”的景点并不是海,而是一面砖墙。它最初源于史铁生书里所描绘的“树影斑驳的灰墙”“阳光下波光粼粼”的意象,年轻人在阅读之后,也像史铁生耐心地观察每一棵树、每一米草地,大胆地展开想象,真的在地坛公园里找到了一片砖墙,墙上砖块的纹理被阳光照射,如同波光粼粼的海面。在文学想象加持下,这里变成了“地坛的海”,造就了一幅经典画面:人坐在长椅上,背后是一片树林,面前则是一片波光粼粼的“大海”。每个来此拍照打卡的年轻人,在一瞬间也终于明白了史铁生沉醉于地坛的原因——当对一草一木足够熟悉,又有着充沛的想象力,即便是在内陆,也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浩瀚的海洋。

当下,年轻人已不满足于阅读作品或是观看视频,他们还想要亲自去文学作品描写的地方走一走、看一看,想要代入作品的角色体味他们的心境,想要用自己的经验跟文学里的描摹发生碰撞,激荡出新的情感,在现实世界里重新拉近和文学的距离。文学也不再是书本上的作品、短视频里的素材,它还是一个中介,帮助年轻人重新建立和世界的关系。

书评

新时代的“青春之歌”

——评秦北长篇小说《掌心》

贺绍俊

《掌心》是一部聚焦中国创业者研制国产芯片的长篇小说,既充满励志色彩,又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。芯片作为牵动国人神经的关键领域,是西方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重要一环。我们常为相关新闻感到愤慨与忧虑,却也屡屡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突破性进展而振奋。《掌心》正是以此为背景,通过主人公任大任等一批创业者在芯片领域的艰难突围,真实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,以及“中国芯”攻坚战中艰巨与乐观并存的现实图景。

“中国芯”事关国家命运与人民福祉,自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。《掌心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采取了“正面强攻”的写作策略,深入描写芯片从研发到销售的全过程,将一个高深专业的科技领域,以文学的方式向广大读者敞开,搭建起一座通向“中国芯”的桥梁。

尽管芯片设计制造涉及大量专业术语,如MPW、NTO、RTL、GDS等,可能令非专业读者感到陌生,但作者并未回避这些技术细节。这种“陌生感”反而强化了情节的复杂性与神秘色彩,使人物形象更具张力,仿佛他们正穿越一座充满挑战的迷宫,最终抵达光明彼岸。与此同时,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又与我们息息相关。他们如同我们身边的普通人,也会堵在中关村的车流中,而我们使用的科技产品,或许正有他们智慧的痕迹,这种贴近生活的书写,拉近了读者与高科技题材的心理距离。

在芯片这样的高科技领域,技术能力即话语权。作品中有一个细节:海归青年金明昊初次见到任大任,便直言不讳地反驳对方的专业观点,毫不顾忌对方是公司老板。这种“钢铁理工男”的作风,折射出技术至上的行业逻辑,也体现出作者对“新质生产力”精神的精准把握。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青年,是青春。任大任作为掌芯科技的创始人,是“新型知识青年”的典型代表。他出身科研机构,长期深耕超

大规模SoC设计,对技术趋势具有敏锐判断力。围绕着他的青年团队,如责任感极强的迟志恒、技术与管理能力兼备的谢雨霏、踏实沉稳的乔劲阳,以及具备复合能力、推动技术市场化的邓青等,共同构成了芯片研发的中坚力量。他们展现出快速学习、跨界协作、勇于突破等新时代青年特质,正是新质生产力所倚重的核心要素。

《掌心》通过塑造高科技领域的青年群像,展现了青年一代朝气蓬勃、脚踏实地的精神风貌。这是一部以现代性视野和高科技理念谱写的新时代“青春之歌”。新时代之“新”,首先体现在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上。正如李大钊在“五四”时期所呼吁的:“以青春之我,创建青春之国家,青春之民族……”《掌心》中的青年,正是以对极致的追求、对创新的执着、对责任的担当,践行着新时代的青春使命。他们不迷信权威,不畏挑战,正如任大任在资本收购的诱惑面前,依然选择坚守理想,继续攀登技术高峰。

作为新时代的“青春之歌”,《掌心》与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在张扬青春特质、反映青年成长方面具有共通之处,但二者所面对的挑战性质迥异。林道静所处的时代是道路选择的斗争,非黑即白;而《掌心》中的青年则处于竞争与协作并存的量子纠缠状态。例如任大任与邱斌的关系,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,而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镜像互补。他们的分合推动着中国芯事业的发展,也体现出新时代竞争中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复杂生态。

理想主义是《掌心》的底色,也是新时代“青春之歌”的主旋律。尽管小说结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大团圆”,但任大任那坚定的信念,依然赋予读者强烈的精神鼓舞。小说的最后一句话——“迎着伸向他的掌心,他感觉握住了命运,握住了未来”——正是对理想主义的最佳诠释,也是对新时代青春力量的真挚礼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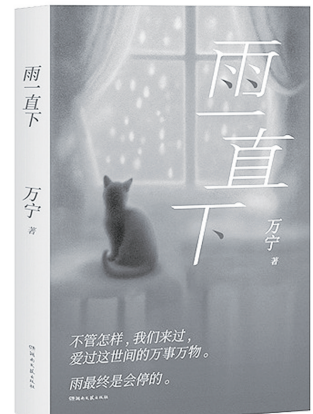
荐读

生命赞歌回荡瓦山中



民族诗人张伟锋诗集《空山寂》,是中国作协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中的一册。诗集共四辑,分别为“寂然录”“慰藉书”“孤影集”“空山赋”。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然的感知、感悟和自省,诗人延续着他的生态诗学创作理念,强调了人与自然的表及里的关联。

透过雨声书写生命的韧性



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《雨一直下》共收录12篇作品。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犹如雨水一样,清新、灵动、深潜、实在,又张力十足。她们或洒脱、或沉重、或愜意的姿态,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。

由书市“圈粉”说读书

吴月

今天的年轻人,还喜欢读书吗?前不久,我与同伴来到“我与地坛”北京市书市,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直观感受:走出地铁站,无需问路,跟着人流便是书市的方向;摊位前熙熙攘攘,热闹程度胜过景区、商场;有人拉着小车,有人拖着箱子,“没有人能空手走出书市”;看到背着同款文创帆布包的读书人,忍不住会心一笑……

原来,爱读书的人这么多!因书而来,以书为友,与同伴交流,大家笑道,有种“吾道不孤”的感觉。谁说年轻人不爱读书?从一场书市“圈粉”,就可窥见年轻人的读书热情。

这种热情,有浓浓的书香氛围作为支撑,也呈现为新的阅读特点:如今,我

们有更丰富的阅读资源,不再需要想方设法找书、借书,图书馆、书店、书展里的好书触手可及;我们有更多元的阅读方式,除了夜深人静读纸质书,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电子书、听有声书;我们还有线上线下的“读书搭子”,既可以参加读书会,也可以“追更”读书博主,还可以在电子阅读平台上批注、评论,结交书友……阅读习惯或许在变化,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,对读书的喜悦。

热情背后,也有一些小烦恼。书市上买的书,何时能读完?某社交平台上,“买书如山倒,读书如抽丝”小组汇集了许多成员,大家分享得书之乐,也调侃没时间、没耐心读书;大学图书馆里,同学们大多认真自习,但读“闲书”的时光不

可多得。有调查显示,学习工作繁忙、难以抽空读书,注意力难集中、容易分心或中途放弃,电子设备挤占阅读时间,读书时难以进行深度思考等,是许多青年在阅读时面临的挑战。

数字化时代,社会节奏快,静下心来、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。从外界环境来看,不妨进一步营造鼓励阅读的氛围,让更多青年看到读书的价值。最近,北京市书市期间,“旧书新知·读书育人”活动在高校开展,为校园带来更多书香;开学季,有的学校向新生赠书,播下爱读书的种子;还有的大学评选图书馆“读者之星”、设立阅读类奖学金,通过评价激励机制引导同学多读书。有同伴,有风气,读书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。

品味书香

王子诚摄